



儿子的奖状

冷晓荣



拿通知书的日子到了,儿子临出门前忐忑不安地问我:“妈妈,考得不好你会打我吗?”我故意板起脸,用凶狠的眼神告诉他考得不好后果很严重。

其实也只是吓唬他一下,儿子的学习成绩连中等都算不上,这些年一直是被我们拽着跑。他平时不努力不扎实,每到期末我都会对其进行强化训练,陪他一起考前冲刺。

儿子回来了,迫不及待地吧通知书从门缝塞给我,我不敢相信地打开,竟然真的是奖状!我陶醉在儿子带给我的巨大荣耀和惊喜中,他用轻描淡写的语气告诉我不过是“优秀少先队员”而已,今年有很多同学得此奖状,言外之意是“含金量

低”。然而他的淡然丝毫不影响我的激动,一种做母亲的欣慰油然而生。

学生时代我也得过“三好学生”奖状,初三复读那年我兴高采烈地把奖状交给母亲,母亲却用不知我明年是否考得上的担忧拒绝将我的奖状贴在墙上。我黯然神伤地将奖状连同奖状带给我的荣誉和欣喜一并掩埋在箱底。这是我学生时代唯一一张证明学习成绩的奖状,我却没能像别的孩子那样获得赞誉和羡慕。

我一定要选一个最显眼的位置将儿子的奖状张贴好。我知道儿子能得到这张奖状并不是因为他的成绩好,而是源于老师对他的鼓励 and 关爱。

儿子的成长变化常常让我们猝不及防,我觉得自己渐渐跟不上他成长的速度了。儿子生性调皮、顽劣,越来越不服管,甚至开始叛逆。他在我们眼里总是有太多毛病、陋习和缺点。当我们下决心用温和的方式感化他的时候,他却一次次挑战你的极限,让你暴跳如雷。12岁的儿子个子已经超过了,有时任凭我“河东狮吼”他也无动于衷,我只有暗自垂泪,辗转难眠。

前几天儿子感冒了,我忙前忙后为他买药喂水熬粥,儿子感动之余很认真地说:“妈妈,我向你一个问题,你要如实地告诉我,你到底是亲妈还是后妈?”我笑着戳了下儿子的头,并骂他傻,还附以肚子上的刀口为铁证。我知道这么大的儿子还问这么幼稚的问题,不是他傻而是他太在意,他肯定为此一直很纠结,尤其是不肯让弟弟遭到责骂时,得不到心仪的礼物懊恼时,我们严厉的话语让他委屈时,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点滴却在儿子心中形成了冰晶。我不禁哑然,突然间明白儿子的叛逆正是他需要关爱的一种极端反射。12岁的儿子还只是个孩子,他需要浓浓的爱和宠溺。也许是不经意间弟弟的到来分享了原本属于他的甜蜜和专利,才让他时时充满敌意。

紧紧搂着比自己还高出一截的儿子,一下一下地亲吻着他的笑脸,儿子眼里闪烁着幸福的光芒。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他还是个孩子。”

芳菲物语

小草

涂保学

公司乔迁,办公家什备齐后,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与一网友闲聊,网友建议:办公室应该摆放些鲜花或小草,放置鲜花是很正常的建议,摆放小草让我灵魂为之一振。

其实,我也很爱小草。

清晨,我常爱在旷野上散步,不为追寻那渐渐隐去的晓月,也不为观赏那冉冉升起的红日,为的是看一看我心爱的小草。

夜晚,我常爱到野间静坐,不为欣赏那满天闪烁的繁星,也不为静听那潺潺的流水和时断时续的蛙鸣,为的是闻一闻小草的芳香。

我爱小草。

小草的生命力可谓强矣。只要有土壤和水分,便是其生长、开花、结果的全部舞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就是对其生命力的写照。

小草是美丽的。她点缀大地、装扮世界。她是最初的嫩芽,最初的纯洁,最初的绿化使者。她质朴自然,朴实无华,根系大地,默默无闻。

小草是灵动的。风吹草动,只要有一丝的风声,任你怎样隐蔽,也逃不过小草的眼睛,别小看她只是一棵无名小草。

小草是大众的化身。你看长城



内外,大江南北,天涯海角,漫山遍野,房前屋后,亭台楼阁,可谓地球的每一个角落,都有小草的身躯和足迹。

小草是快乐的天使。男女老幼,端一盆鲜花、野草,放在自己欣赏的理想佳地,闻一闻,看一看,悠然自得,别有一番情趣。

小草自有小草的快乐,就像平

凡人一样,快乐得真实而朴素。你目睹她脸上的喜悦,就不能讥笑她眼界狭小。快乐的广度和强度,并不随事物本身的价值成正比,小草的快乐并不是肤浅的。

有山有水有树有花,而没有小草的点缀,是一种很大的缺憾。

养几盆小草,给她施肥浇水,看她成长,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诗品时空

暴雨之后

王定众

暴雨肆无忌惮
大地一片汪洋

穿军装的男儿们
将血肉之躯,
铸成一座钢铁堤墙。

那个刚当上父亲的战士,
还没见过孩子的模样,
平凡的名字
镌刻在江岸的生死牌上。

那最美的睡姿
是手握馒头入梦

梦中
天边出现一缕曙光……

自悟

徐泽林

人生苦短莫悲叹,
半贫半富半自安。
天生我才当有用,
亦教亦文亦高远。

蛇蚊香

魔约

清晨

一条蛇盘在院落中央
像蚊香一样
旋转,安静

一只可以穿透的眼
另一条蛇

反向盘在桌子上
它细长的尾巴从中心竖起
正好作为一个支架
它们一动不动

鳞片上的露水随着太阳的出现而蒸发
身体里的水分随着时间的增长而干枯
最终它们成为两具干尸

一个可以支起另一个
另一个可以被点燃,并点燃另一个
它们坚硬而易燃

它们可以煲汤,也可以入药
它们再也不能

回忆起那一个因自身而美丽的早晨